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454
8 November 1994

CHINESE

第三四五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11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3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奥尔布赖特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阿根廷	佩莱斯先生
	巴西	萨登伯格先生
	中国	李肇星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吉布提	多拉尼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新西兰	基亭先生
	尼日利亚	甘巴里先生
	阿曼	胡塞比先生
	巴基斯坦	马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卢旺达	巴库拉姆特萨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94-86979 (c)

下午5时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

1994年11月3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4/1248)。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柬埔寨、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埃及、德国、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摩洛哥、尼加拉瓜、挪威、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苏丹、突尼斯和土耳其代表的信,在信中他们要求应邀参加对安理会该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争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斯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法哈迪先生(阿富汗)、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阿卜杜勒·莫明先生(文莱达鲁萨兰国)、帕绍夫斯基先生(保加利亚)、西索瓦·西里拉亲王(柬埔寨)、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埃拉拉比先生(埃及)、拉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马蒂亚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鲍马尼斯先生(拉脱维亚)、拉扎利

先生(马来西亚)、斯努西先生(摩洛哥)、比尔切斯·阿什尔先生(尼加拉瓜)、比奥尔恩·里安先生(挪威)、柳先生(大韩民国)、戈里蒂扎先生(罗马尼亚)、西塞先生(塞内加尔)、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伊德里斯先生(苏丹)、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和巴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还收到1994年11月8日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大使给安理会的信。我建议经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在讨论安理会面前项目的时候在安理会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应载于1994年11月3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994/1248)中的要求召开会议的。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以下文件:S/1994/1251,1994年11月4日秘书长转交大会题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第49/10号决议的说明的案文。

第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向安理会转达我国代表团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成员国对安理会的感谢,感谢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便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最近形势。我十分荣幸地同时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的主席在安理会发言。

从塞族人强加于波斯尼亚的战争一开始,伊斯兰世界便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造成的事态发展深为关切和深感痛苦。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不断的侵略和对其平民特别是对穆斯林无休止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是现代最严重的悲剧之一。波斯尼亚人民不但是塞族侵略和种族灭绝的目标,也是双重标准的无助的受害者。这种双重标准,在一方面,未能对塞族侵略作出有效的反应,在另一方面,剥夺了波斯尼亚人民自卫的固有权利。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多项决议--以及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所作的承诺和保证--仍然没有得到执行和履行。种族灭绝、有系统的种族清洗运动、危害人类罪行和其它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仍未受到制止并且有增无减。

本着和平与和解的精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已作出重要的让步和牺牲。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通过接受最近经安全理事会核可的欧洲五国接触小组的和平提议,显示了伟大的政治家风度。该和平提议并不符合正义与平等的要求,因为它不会完全扭转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的侵略和种族清洗的后果,但尽管如此,我们要赞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建设性态度及其表明的善意。

但是,波斯尼亚塞族方面仍目空一切地拒绝和平计划。我们强烈谴责这种顽固态度和坚持无视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对此深表遗憾。

虽然塞族已表示完全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议,但悲哀的是,国际社会却无声地袖手旁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全理事会没有惩罚塞尔维亚人,反而于1994年9月23日通过第943(1994)号决议,部分解除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以回应其愿在同波斯尼亚塞族占领区之间边界沿线部署人数有限的国际监测人员。我们把安全理事会的这一行动视为奖励侵略者,认为这样做进一步硬化了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面和平解决的立场。巴基斯坦对这项决议投了反对票。

自从冲突爆发以来,伊斯兰会议组织一直在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局势。它一贯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斯兰会议组织将继续坚决支持其波斯尼亚兄弟。

1994年9月7日至9日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第七届特别会议曾通过一项宣言和全面决议,强烈敦促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平进程,并扭转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造成的后果。

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对前南斯拉夫实行的武器

禁运不适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这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有关决议重申,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对此予以确认。该决议接着指出: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马上予以确认,则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将同联合国其它成员一起断定,各成员可以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提供自卫手段。”(A/49/448,英文第29页)

巴基斯坦一贯主张,应该毫不拖延地恢复波斯尼亚人民依《联合国宪章》第51条固有的自卫权利。我们认为,有利于塞族方面的军事不均衡是对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平民进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关键因素。禁运向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运送武器和军事设备没有带来和平与稳定。实际上,它已导致更加变本加厉地继续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塞族方面犯下了暴行、屠杀并杀害波斯尼亚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塞族方面的军事优势使它更加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

根据《宪章》第51条,

“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

不得认为禁止行使会员国固有的自卫权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却仍受敌人的摆布,其目标是消灭该国。在这种情况下,拒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应用《宪章》第51条构成联合国会员国严重和可耻地抛弃它们依《宪章》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通过谋求在法律上解除武器禁运,把其有效实施推迟到六个月,从而给波斯尼亚塞族提供接受和平计划的时间,表现出很大的勇气的灵活性。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结束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美国最近在安全理事会采取的主动行动,并将完全支持早日通过这样一项决议。我们敦促所有安理会成员一致支持这项主动行动。

同时,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把分配给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的整个

51%的领土都宣布为“安全区”。安全理事会应该通过使用武力和空袭,对任何进一步违反其决议特别是有关安全区决议的行为作出有效反应。应该采取恰当措施,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几个月期间,防止萨拉热窝出现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我们注意到,为审判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境内危害人类罪行所设国际法庭已开始工作。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向国际法庭预算提供物资和财政援助,巴基斯坦已向其捐款1百万美元。我们敦促法庭为起诉和惩处战争罪犯采取紧迫步骤。法庭还必须在萨拉热窝设立联络处,以协调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局的工作。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重申,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波斯尼亚政府特别通过接受欧洲五国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和提议推迟解除武器禁运所采取的有原则的勇敢的和解立场。我们将继续支持英勇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正义斗争。

默里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今天,安理会再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但它是在新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的确,近几个月来,和平努力已导致我们巩固和提高所需的重要成果。

在欧洲联盟行动计划一年前阐明政治协议的因素后,在萨拉热窝最后通牒和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联邦成立所创造的冲突转折点后,接触小组的成立已使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努力联合起来成为可能。

接触小组向各方提出的和平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和总统--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以及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都已接受这项计划。只有波斯尼亚塞族迄今拒不接受该计划。

贝尔格莱德当局的转变的反映就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同第942(1994)号决议对其实行严厉制裁的波斯尼亚塞族之间政经关系的破裂。事实上,帕莱自行宣布的当局现在遭到彻底的孤立。

与此同时,有关克罗地亚临时办法的谈判正在继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内部正在准备一项政治解决计划。萨格勒布同贝尔格莱德在共同主席推动下于上周开

始进行一连串的高层交往。这种接触如有诚意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不在克罗地亚达成协议,实际上不可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持久解决。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彼此承认是政治解决这两场冲突的关键。

评价所取得的结果时必须考虑到如果国际社会未在萨拉热窝表明它的决心、它要设法停止敌对行动的愿望,及其促进和平解决的决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今天的情况将会怎样。

从这一点来看,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任务,为了缔结和控制停火和脱离接触的协定而不懈努力,为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它在向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无法估价的作用,没有这种援助,非战斗人员就无法生存。它无愧于“保护部队”的名称。让我们不要忘记联保部队挽救了数十万条人命。我们向它的工作致敬。

国际社会现在将努力克服拒绝和平计划的人的顽固立场,鼓励批准该计划的人为实现全面解决而努力。

在这方面,我们期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获得承认、接触小组的计划继续得到支持、同波斯尼亚塞族的政经关系的中断继续下去,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计划得到批准,该计划将作为克罗地亚政治解决的基础摆在各方面前。

至于波斯尼亚塞族,我们有两种手段要他们接受接触小组的计划:一方面继续实行严厉的政治和经济孤立,现有储存逐步耗尽将增加已经压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另一方面申明只要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完整,各社区在宪法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这将使塞族极端分子无法用他们现在的论点来欺骗其人民和以他们未受平等对待的理由拒绝我们的建议。

需要巩固和加强外交进程的成果。为此理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和接触小组内部正继续努力。在这方面,必须维持统一和果断的行动路线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但是,在政治进程继续进行和加紧对波斯尼亚塞族施加压力的同时,我们不幸被迫指出一种寻找军事解决办法的明显趋势。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克--波联盟的部队最近的行动,特别是在比哈奇地区和萨拉热窝周围的行动,如果继续下去将导致升级,其结果将是不确定的,但其政治后果是清楚的:外交进程停止,联保部队最终撤出,它将无法执行任务,其安全将受威胁。为此,我们强烈呼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停止敌对行动和不要发动新的军事攻势。

有关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的建议即便六个月不生效,也将甚至更清楚地导致同样的后果。

首先,外交努力的继续将受损害。我们事实上不能同时遵循战争的逻辑和和平的逻辑。一旦安理会的决定传出去,各方将准备战斗。

然后,联保部队将面对进攻性军事行动和报复的后果。它将成为人质。它的安全将受损害,它将发挥不了作用。现场对手的无数宣言令人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将触发的一连串事件。

这种措施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必须在实际取消禁运前撤出联保部队。此外,我记得,该部队是在实行武器禁运的情况下部署的。取消这一点将不可逆转地影响使联保部队得以部署的条件本身。撤出部队意味着停止对无数人民的援助和保护。

另外,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将加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社区和前南斯拉夫境内出现的各国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将很难避免对应的要求。我们注意到斯洛文尼亚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例如,克罗地亚作为运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必经的转运点将能规定有关武器目的地的条件。

最后,对波斯尼亚塞族而言,他们将终止任何对话的机会。激进主义随后的升级将阻断政治解决之路,不仅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且也在克罗地亚。

现况决不允许取消禁运,现在军事局面稳定,或至少在过去几天以前是如此,同时接触小组正在积极努力,正在对波斯尼亚塞族施加新的压力,以及最后有关联合国

在克罗地亚保护区的谈判正在进行；现况也不允许恢复我们在近期注意到的敌对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将不遗余力地反对可能出现的赞成军事解决的趋势。我国将竭尽全力巩固和发展外交进程中取得的结果。我国相信，本安理会将充分支持正在进行的努力和政治进程的继续。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安理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讨论是在冲突各方之间敌对行动急剧加深的背景下进行的。再一次出现流血，难民人数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供应受阻，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升级。所有这一切不仅实质上阻止我们找到波斯尼亚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法，而且也可能导致挽救和平进程努力的彻底崩溃。

在现有情报的基础上，我们感到严重关切的是，波斯尼亚境内当前之所以出现军事行动的螺旋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违反军事禁运的规定，向波斯尼亚政府军继续提供武器。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违反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的行为相当严重，在政府一级也公开承认了有关事实。

在目前的情形下，应当再次指出，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波斯尼亚危机，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这正是接触小组达成的决定中载明的政策。在这方面，俄罗斯准备坚决履行其承诺。我们十分重视的是，接触小组内各外交部长商定的原则，即根据各方对和平建议的态度采取惩罚和奖励措施的原则，在安全理事会获得了支持。在此基础上，安理会做出决定，加强了对拒绝接受领土划分地图的波斯尼亚塞族的制裁，同时对支持和平计划并关闭其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界、禁止除人道主义物品外一切物资通过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了部分制裁。应该指出，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定已付诸实施，并正在有效地发挥有利于和平解决办法的作用。有必要明确指出的是，现在贝尔格莱德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盟友，它正在帮助向波斯尼亚塞族施压，以促使他们做

出艰难,但唯一可能的妥协决定。

在此方面,我要再次强调,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起的进攻行动绝不会促进妥协的达成。事实上,这些行动正促使冲突有关各方领导人的战争立场更加强硬和强化。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近几天,波斯尼亚政府军利用安全区进行进攻和挑衅,威胁到这些地区平民的生命并有触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危险。我们呼吁波斯尼亚政府和冲突所有各方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此外,考虑到秘书长尤其是在文件S/1994/555中所载的1994年5月的报告中做出的评估和建议,现在有必要对安全区的概念和制度作一些修改。在这方面,安理会可能做出的决定不应被视为是针对任何一方的。相反,目的是更准确地实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尤其是为了保护所有和平居民的利益、防止局势恶化成无法控制的军事对抗。

我们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勇气表示敬意。他们在困难的处境中负有尊严地执行其负责任和高度的人道的使命。我们注意到联保部队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做出不懈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许多复杂局面。

至于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运送武器的禁令,俄罗斯继续致力于接触小组成员国外交部长发表的日内瓦公报。我们认为,解除禁运是一项极端措施,只有在一切政治手段已穷尽之后才能考虑,现在绝对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解除禁运对继续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和俄罗斯也参加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来说将产生极其不良的后果。自然,在对解除禁运的意见确定我们的态度时,就象在评估最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事件时一样,我们不得不考虑联保部队人员、包括俄罗斯营中身处萨拉热窝冲突爆发点之一的战士的安全利益。

最后,俄罗斯坚信有必要全面支持和继续进行和平努力,以鼓励各方接受接触小组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是实现基于正义、不偏不倚和各方平等权利的持久和平解决办法的现实基础。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国德国在上周大会的辩论中代

表欧洲联盟所做的发言全面而雄辩地反映了我国政府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看法。楚兰曹大使将再次作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代表我们对本次辩论做出贡献。

在我们进行这一辩论时，波斯尼亚的局势仍然极其不稳，结束暴力并最终恢复和平与繁荣的唯一希望在于各方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但是这种人们强烈渴望的可喜结果仍无法实现。

在这一可怕冲突的全过程中，我国政府的政策有三项基本目标：通过促进和平解决办法结束冲突；防止冲突激化和蔓延，并通过支持和保护援助努力减轻各方无辜平民的痛苦。

我们派遣大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工作对实现所有这三项目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这三项目标在1992年4月有效，现在仍然有效。已经取得很多成绩。去年这个时候，萨拉热窝平均每天遭受1 500发炮弹的轰击。今天，由于联保部队的驻扎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空中力量的威胁维持着该城周围的无重武器区，因此，轰炸基本上已停止。今年6月和7月间，萨拉热窝有89名平民被双方的狙击手杀害。自从联保部队在8月中旬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禁止狙击手袭击的协定以来，只有10人被杀害。萨拉热窝公用设施的利用率比战争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煤气和电的供应比去年冬天大有好转。上个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向萨拉热窝运送的援助物品比原计划多出 2 000 吨。

今年，波斯尼亚中部也有了显著的进展。在那里，波斯尼亚人和波斯尼亚克族为期一年的激战的结束使双方实现了停火，并在美国调解的帮助下签署了关于合并其领土、建立波斯尼亚联邦的华盛顿协定。自那时以来，联保部队在巩固停火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实地取得了重要成果。目前90%以上的援助车队能到达目的地，而停火前这一数字只有51%强。联保部队，包括英国部队，率先恢复波斯尼亚中部的正常生活。在穆斯塔尔发生了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和最严重的破坏后，欧洲联盟承担起了恢复该地正常生活这一庞大而必要的任务。联合国部队帮助重建桥梁，恢复供

电和供水。他们以这些和其他许多方式改造当地社区的条件。

这些只是所取得的成绩的一两个例子,但反映了更广泛的现实。1994年在波斯尼亚全境取得的进展和实现的稳定超过此前两年的战争期间。

但是,我们不要有幻想。这些成果脆弱不稳,有可能会倒退。在实现和平方面不取得新的进展,这些成果就无法维持,更谈不上扩充。代表欧洲联盟、俄罗斯和美国联合做出外交努力的接触小组今年夏天向各方提出了一项波斯尼亚问题解决办法的一致提议。波斯尼亚联邦予以接受,波斯尼亚塞族没有接受。因此,安全理事会支持了对波斯尼亚塞族尽可能全面的国际孤立,并加强了对他们的制裁。

他们的塞族同胞也失去了耐心。至今三个月来,米洛什维奇总统关闭了与波斯尼亚的边界,只允许向波斯尼亚塞族运送粮食、衣物和药品。他还支持联系小组的地图,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拒绝接受这一地图。

现在波斯尼亚塞族的继续顽抗态度到目前为止是通向波斯尼亚和更广范围的前南斯拉夫和平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但是贝尔格莱德政府新近表示愿意支持联系小组的努力并孤立波斯尼亚塞族也带来了一个机会。通过联系小组提出的波斯尼亚计划实现和平的道路目前受到了波斯尼亚塞族人的阻碍,因此我们认为,正如欧洲联盟主席团上个星期发表的声明所表明的那样,贝尔格莱德现在能够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这些都是它力所能及的--为和平进程提供新的动力,为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和平解决打下基础。我们所要求的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继续支持联系小组的波斯尼亚计划;继续对波斯尼亚塞族实行禁运,直到他们接受这项计划;并对克罗地亚和平计划也施加他们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波斯尼亚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克罗地亚。在那里,由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支持的停火自三月份以来一直得到维持,这一支持是关键的。克罗地亚人和克拉伊纳的塞族人已恢复就经济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在和平解决克罗地亚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正在制订一项符合长期确立的国际标准的计划。这意味着巩固克罗地亚对塞族所占领地区的主

权，同时在克罗地亚对那些当地塞族人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广泛的自治。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努力，并敦促各方准备以灵活和现实的态度进行谈判，实现一项能够成为克罗地亚和平的基础的持久解决办法。

但是，如果要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取得进展，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的政府就需要相互重新对话。这三方都支持联系小组的波斯尼亚计划。它们现在必须把这一支持转变为行动，采取各方所需的大胆和艰难的步骤，以结束这场可怕的冲突。

很自然，我国政府对最近在波斯尼亚战斗的加剧和可能引起的潜在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感到震惊。这不是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人现在不得不吞下他们在战争的早些时候大量造成的一些苦药。但我们与联保部队一样对暴力不断加剧的危险和这将给和平前景造成的危害感到关切。我们呼吁各方不得攻击联合国人员。联合王国重申支持联保部队努力实现全面停止整个波斯尼亚的敌对行动，尤其支持它努力朝着实现萨拉热窝的非军事化取得进展。

最后我还要提到目前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有关取消武器禁运的建议，我不想一点点重复我国政府反对解除禁运的论点。它们已是众所周知，并得到整个欧洲联盟和其他地区的许多部队派遣国的广泛支持。这些国家都明确表示，如果取消禁运，它们不能让它们的军队继续留在联保部队。

在七月份，联系小组的部长们确认，如果不能朝着实现波斯尼亚的和平取得进展，促使作为一项最后办法解除武器禁运的压力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波斯尼亚我们还没有实现和平，但是我们已取得进展，存在着实现和平的机会。但是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由于解除武器禁运，或由于现在确定在春季的某个时间以前解除禁运而受到威胁。现在难道真的是把在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中部等地区的实地取得的脆弱但却十分重要的成果置于危险的时候吗？如果联保部队被迫撤离，那么将不可能维持这些成果。在此情况下怎么能够保护东部被围困的地方？如果联保部队专注于计划和实施它自己的撤离，今年冬季如何继续开展基本的人道主义工作？这些是难以回答的问

题。

我们中没有人希望丧失过去一年的成果。因此我国政府不能支持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现在的优先问题是朝着解决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问题早日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依然是我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我认为它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几内亚比绍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图雷先生(几内亚比绍)在安理会会议厅旁的席位上就座。

库凡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许多星期以来,捷克共和国第二次有机会在审查了我们上星期在大会的立场后就目前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的确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讨论使我们能够进一步阐述它的一些方面。我今天想重点谈谈武器禁运问题。它显然是最大争论的实质所在。

武器禁运,或者说取消武器禁运本身当然没有被看作是我们的目的,而且不能如此。当然,即使主张这样的人也把它看作是达成公平的解决办法,以可接受的办法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冲突的一个工具,一种手段。

至今几年来,我们所希望的达成公平解决冲突的办法的手段包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前南斯拉夫的存在。在这方面,联保部队没有满足人们的所有期望。它没有结束战争。它也未完全进行调查,或者甚至防止,更不用说扭转波斯尼亚塞族犯下的许多野蛮的种族清洗行为。它当然也没有夺回波斯尼亚塞族人以武力夺取的领土,实际上建立这一部队的目的也并非如此。

对这些话的自动反应也许会是:“让联保部队撤走!”但是,尽管它的运作没有--的确也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所有期望,它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存在被普遍认为是有益处的。

然而,解除武器禁运将产生与自动反应同样的作用:它至少会导致我们所知的联保部队的解体。许多重要的部队派遣国面对危险的加剧会撤走它们的部队。甚至有900名部队在克罗地亚服务的我国也有可能撤走它的部队。一些国家无疑会留下来,还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填补空缺,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被削弱,可能是严重削弱的联保部队会陷于混乱之中。

它将在军事战场变动的时候被削弱,并处于混乱之中。难以想象,一旦禁运被解除,波斯尼亚塞族人会没有行动。很难想象在联邦的部队进行武装时,他们会不采取行动。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全境将立即爆发恶性循环式的战争,而且由于联保部队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撤离上,因而无法向平民提供任何保护,战争的伤亡人数将比我们今天所预计的数目还要多。

平民的困境实际上要比这种情况更糟:在很多地方,平民今天勉强维持生活,是由于联合国各机构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救援。这些组织能够不断运作,只是因为联保部队提供了保护。当然,依赖救援的生活是凄惨的。当然,联保部队的保护亦非天衣无缝。当然有些小块地区得不到这种微薄的援助。但就连这种被承认有限的救援,也将同联保部队一道完全消失。

所以,问题是:从短期对波斯尼亚平民而言,以及从长期对以公平和可接受的方式结束战争而言,什么更加有益:有缺陷的联保部队的存在,还是武器流入?我国政府认为,联保部队、尤其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密切合作的联保部队,无疑是一种更有益的工具。

而取消禁运的影响更广泛。如我所提,象我国这样的部队提供国会考虑不仅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联保部队而且从克罗地亚撤出部队:第七章毕竟是第七章。从克罗地亚,即从克罗地亚联合国保护区撤出联保部队,将导致进一步后果。我们意识到,克族人口对联保部队的感情是复杂的,正如我国代表团上个月在大会上指出的,我们同情他们的失望感。然而,克罗地亚当局欢迎联保部队的存在。联保部队因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而可能从克罗地亚撤走,会损害

克罗地亚当局,并将再次导致战争扩散及在该国重新爆发。

在此关头,我国政府认为结束战争的最佳机会在于接触小组继续外交努力。没有联保部队,这种努力将大大受损。这种努力要求波斯尼亚塞族接受接触小组提议的领土安排。第942(1994)号决议是帮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的工具,而第943(1994)号决议是向贝尔格莱德保证国际社会已注意到其态度的改变的工具。我们仍希望,贝尔格莱德改变态度等于是真正改变主意,而我们正十分仔细地审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共同主席关于贝尔格莱德如何正在认真履行其义务的报告。我们还极有兴趣地注意到德国上星期向大会提出的欧洲联盟关于贝尔格莱德应采取的下一步骤的建议,我们很想知道贝尔格莱德对这些建议的反应。当然,该地区各国必须在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相互承认显然是可能采取的下一步;实际上,我们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关闭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间边界的决定,等于实际上承认该边界。

接触小组的做法并非无懈可击,其领土建议并不理想。但我们仍认为经过数年的失望之后,它是眼前最好的选择。我们强调,如接触小组甚至要想有机会产生效力,其内部团结是重要的。对于武器禁运,我们认为一点应很清楚:更多的枪枝并不产生更多和平。

基亭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十分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团要求召开本次会议。它使安理会有机会根据大会上星期通过的第49/10号决议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决议是全面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面临的问题的方法。鉴于安理会就该局势做出的众多决定,在该论坛讨论大会通过该决议所表达的看法并且安理会在作进一步决定时应参考大会的观点,是恰当和可取的。

新西兰在安理会整个任职期间,一直坚决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这种支持出自于我们对一个一诞生就被剥夺自由与安全权利的新独立国家的同情。新西兰以多种方式表示其支持:通过在安理会支持波斯尼亚;支持联保部队;支持坚决

使用空中力量来保护安全区；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向波斯尼亚派遣一支我国武装部队的分遣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还接收来自波斯尼亚的难民，并促进联合国和其它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救援行动。

因此，我们能够并确实支持大会第49/10号决议中的很多内容。决议突出了波斯尼亚塞族拒绝接受建议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的傲慢态度。决议正确强调指出，这种拒绝接受方案的做法是与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大量侵犯人权行为相关联的：强奸、屠杀和驱逐，掠取土地和其它财产，屠杀数十万人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所有这一切已被逐渐称为“种族清洗”。

决议还在呼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在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相互承认，以及在进一步要求遵守所有安理会有关决议时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这是一种新西兰在安理厅已经多次坚决支持的行动方针。

波斯尼亚塞族不遵守安理会决议，仍是目前情况下对安理会的主要挑战。大会决议提出可施加压力以便结束不遵守情况的各种方法。

施加何种以及如何施加压力是关键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在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作出反应方面出现一些重要事态发展。该共和国的波族和克族解决了其政治分歧并组成联邦。这是压力的一个有效因素。我们坚决支持的另一形式的压力，就是根据联合国的授权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中力量。我们注意到这也产生一些积极结果。它制止了对萨拉热窝的最严重轰击和对其它安全区的袭击。

接触小组成员国致力于一项波斯尼亚和平计划，它已被除塞族之外的各方接受。这是政治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对安理会对其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关闭了它同波斯尼亚的边界，以孤立顽固的波斯尼亚塞族，结果中止了少许对贝尔格莱德实行的措施。这方面也有证据表明，国际社会正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最后，也施加了法律压力。现已成立了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其第一批起诉已

经开始。

我们认为，这些事态发展的出现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决心与承诺。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导致波斯尼亚被围困居民的物质和政治状况的重大改善。他们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我们会首先承认，他们离应该做的还差很远。大会决议在重申其去年各条款时提醒我们，仍有待实现的目标还有许多：其一，萨拉热窝的恢复与重建；其二，开启图兹拉机场；其三，全面执行“安全区”；其四，纠正“种族清洗”的后果以及第五，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返回。

但更重要的是，大会正确地谴责了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谈判，该框架的起点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我们正是在这个水准上无法向前迈进了。波斯尼亚塞族人在抱住过时的和使人憎恶的种族纯洁性思想的同时把他们自己打入一种流放的处境。他们继续拒绝承认其政治前途是无法在孤立于波斯尼亚其它社区的情况下确定，这给人一种压抑但又熟悉的感觉。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通过其建立一个联邦和赞成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方案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波斯尼亚塞族人也必须这样做。

国际社会在当前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外交、法律、经济和军事的——来劝解波斯尼亚人改弦易辙。这些措施都具有二个共同特征：它们是集体的，并经联合国批准。这意味着它们有整个国际社会作后盾。

不幸的是，鼓励安全理事会免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联邦的武器禁运的大会决议条款则不是如此。该禁运是于1991年针对前南斯拉夫实施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若采取此种步骤则偏离了集体行动的轨道。正如其他人所讲的，没有其它选择的时机可能会到来。然而，如果这种时机的确到来，那就意味着在《宪章》集体安全条款意义上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不能再起什么作用了。

新西兰并不认为这一时机已经到来，即使到来也是不值得欢迎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会意味着放弃建立和平并诉诸于战争裁决。相反，我们倒以为目前是加倍努力寻求政治解决而非发出恢复普遍战争的时机。为此，新西兰对大会第49/10号决议投

弃权票,并且我们将同样对待提交安理会的具有相同内容的任何决议草案。

胡塞比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在近三年来花费了时间和努力商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支持本机构通过的各有关决议并鼓励有关各方真正实施这些决议。

在此方面,我国政府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为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冲突所作的努力,尤其是接触小组成员为实现和平解决作出的努力;这种解决将保障各方的利益并为世界这一饱偿战乱的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此外,我国已重申支持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该方案迄今已为除波斯尼亚塞族人以外的所有各方的无条件接受;他们的拒绝是不幸的。

我国政府对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领土解决方案深表关注。它将此无理拒绝视为对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的否定;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带来和平与安宁。

无疑,免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联邦受第713(1991)号决议条款制约是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虽然阿曼政府完全理解那些不赞成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的国家的观点和理由,尤其是那些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现场派有士兵服役的国家所持的观点,但我们的确认为,鉴于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的军事实力,有必要在该地区造成一种势力的均衡。联合国可以通过免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联邦受第713(1991)号决议条款制约积极帮助建立势力均衡。

虽然国际社会在对波斯尼亚政府免除武器禁运的要求作出反应有所拖延,但我们认为如果此项决定早些作出的话,和平大概目前已经实现,因为这样做会使其得以行使其自卫的合法权利。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可从过去汲取教训并改正其错误;这在我们注意到第713(1991)号决议未能达到我们的期望时则尤其是恰当的。

过去的三年已经证明,第713(1991)号决议无助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和平解决。相反,波斯尼亚塞族人利用该决议加强了其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地位,其

手法是通过使用武力、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建造集中营以扩大其军事成果和消除该国的特证而奉行各种军事选择。幸运的是,他们的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引起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由于他们拒绝了和平努力,波斯尼亚塞族人已经丧失了一个重要机会。国际社会不能对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也不能接受这种现状: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领土的70%控制在波斯尼亚塞族人手中。

本机构今天有机会修正过去的错误并且恢复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的信念,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由于采纳了一项使波斯尼亚政府免受武器禁运影响的决定遭受了巨大苦痛。本机构向波斯尼亚塞族人发生的强烈信号是,侵略是不能被奖偿的,并且只有恪守各项和平努力--即无条件地接受领土解决方案--才可使它们回到国际大家庭来并保障其未来利益。它发出的信息将是谴责使用重型武器,因为它曾导致在萨拉热窝集市、格拉日泽、马格拉耶、图兹拉、巴尼亚卢卡和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所有其它地区数百名平民的死亡。

从我国政府对这一想法的支持立场出发,阿曼政府准备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一起提出一项关于取消对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根据这一立场,我国今天同样支持将要提出的最新草案,这要求免除对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政府和联邦实行的武器禁运。

最后,我国代表团确认其对外交与和平解决方案的承诺。但就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冲突而言,波斯尼亚塞族并未向我们和国际社会表明任何和平意图,除非在涉及取消武器禁运的时候。

李肇星先生(中国):波黑冲突久拖不决,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该地区各国人民,特别是波黑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近日,波黑局势又有所恶化,冲突各方的军事对抗正在加剧,中国代表团对此深表关切与不安。我们担心这一军事对抗局面将对波黑和平进程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敦促各方采取克制态度,立即停火和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中国代表团一贯认为，通过协商与谈判，寻求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善解决办法，是实现波黑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面会使问题复杂化，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影响全面解决波黑问题的政治努力。

我想强调指出，波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为公正、合理、持久解决波黑问题所作的和平努力。在这一方面，国际社会的一切努力均应有助于推动波黑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不是加深该地区的矛盾，加剧该地区的冲突。

前南问题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席、秘书长前南问题特别代表及五国联络小组等为缓和波黑紧张局势，寻求波黑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努力不要中断，也希望波黑各方与联保部队密切合作，履行业已达成的协定，建立相互信任，以便推动全面政治解决波黑问题的进程。

萨登贝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再次面临着军事活动增加和在外交领域缺乏任何进展的时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危机引起了人们严重的忧虑。我们对敌对行动感到不安，对各方继续不愿拒绝在《宪章》、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各项原则以及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其分歧感到失望。

作为一个盛行宗教和种族容忍的国家，巴西一贯谴责在巴尔干半岛出于种族竞争目的继续实行的暴力行为。巴西支持一切减轻平民苦难和制止普遍违犯人道主义法行为的真正努力。我们支持旨在在波斯尼亚各个民族之间建立和平与民主共处的建议。

接触小组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合作一起提出的拟议解决方案给解决巴尔干半岛的这场危机带来了希望，这也许过于乐观。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波斯尼亚政府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政党接受了这一和平计划，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也给予了支持。但是，波斯尼亚塞族的藐视态度导致安理会采取一种奖励和惩罚并举的政策以便说服拒绝的一方加入和平的建设。

在我们目睹地面发生新的和迅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标志着军事力量平衡的改变--的同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目前安全理事会决议所提倡的奖励和惩罚并举的政策是否正在促使波斯尼亚塞族更接近于接受和平计划，或者这种政策正在给各方留下使冲突升级的余地。最近在比哈奇和库普雷斯发生的事件可以解释为表明我们的现行政策正在引起那种最终将说服冲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变化。但是，这些事件也可能表明我们正在进入冲突的一个新的危险阶段。

巴西支持安全理事会通过第942(1994)和943(1994)号决议，但有一项理解，即这些决议对一种新的形势作出了反应，包括贝尔格莱德当局作出的除人道主义运输之外关闭其同波斯尼亚边界的决定。尽管发生了违反这种关闭边界的轻微行为，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刚刚向安理会提供了其第二份这方面的证明，表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正在履行其关闭边界的承诺。

但是，我们怀疑所提出的有选择地暂停武器禁运--这是根据第713(1991)号决议实施的--是否符合第942(1994)和第943(1994)号决议提出的方案。我们自己的方案是基于通过和平手段进行说服的能力。此刻更改第713(1991)号决议可能释放出无法控制的力量，加剧苦难和扩大侵略范围。

我们面前的复杂问题似乎没有最终答案，但波斯尼亚的事件转折正给我们近来一直努力求解的方程式带来了新的变数。在这和意义上，我们欢迎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建议，作为全面努力中的一个建设性步骤，在安理会推动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以便建立共识，确定富有成效和有效的途径来对付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巴西仍然致力于和平，并密切关注着这些事件。我们真诚希望那些更加密切参与通过谈判解决来促进和平的人将能够挡住暴力的浪潮。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作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国，西班牙充分赞成德国代表将要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发言，正如我们在大会辩论期间支持德国代表欧洲联盟作的发言一样，这导致几天以前通过了大会第49/18号决议。

现在请允许我强调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的几个方面。

我们一贯认为,只有在我们保持团结和协调我们的努力,并能够以所有必要的决心来保持这项政策的情况下,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找到解决办法的国际努力才会取得成果。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一些我们不应掩盖的分歧,但是,在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以便实现和平和持久解决方面,国际社会基本是一致的。

国际社会已一再谴责持续的和有系统的"种族清洗"运动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国际社会已多次重申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应负的国际责任,并为此目的推动成立一个特设国际法庭,该法庭现在正开始诉讼被指控的罪犯。

国际社会再次重申,不允许用武力获得领土,并重申了由前南斯拉夫产生的各个国家在其国际公认的边境内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国际社会还捍卫了来自冲突地区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特别是那些受到"种族清洗"运动驱赶的人,体面地和安全地自愿返回家园的权利。国际社会也支持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工作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实地进行的工作。

国际社会一贯支持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努力。国际社会已呼吁各方允许其行动自由,特别是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受妨碍地进入所有拘留营,它并要求停止所有干涉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

同样,国际社会一贯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制造和平的努力,并支持最近以协调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努力为先决条件的接触小组的工作。

最后,我们一致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方面,该方由于拒绝和平提议并在战场上采取不能允许的行动,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我们都同意,只要波斯尼亚塞族方面不接受接触小组提议的领土解决办法,就有必要对其增加压力,并使其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波斯尼亚塞族人必须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对其态度表示排斥,并看到必须结束其对和平倡议采取的顽固对立立场。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从这一辩论中产生的根本成果。

鉴于我们在看到冲突的第三个冬季正在来临,将给平民带来可怕后果的时候全

都感到疲劳和受挫折，实际上，我们正是在如何最适当地执行这项政策上产生分歧。西班牙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国内冲突在最近的升级感到关注，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升级将在各级产生消极影响。我们被告知，波斯尼亚政府不能在没有一项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无限期地被迫接受停火。我们也不想使当前的领土现状长期化，但是，我们一贯认为，对于波斯尼亚冲突是没有任何可行的或可以接受的军事解决办法的，继续交战除了给平民带来悲惨后果之外，还会使进行现在的谈判努力极其困难。

一些国际社会成员主张部分取消当前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对前南斯拉夫所有各方实行的武器禁运，以有利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西班牙一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诉诸新的和更为有力的措施--不对任何这样的措施抱有成见--包括着手取消武器禁运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我们必须铭记，实行这样一项措施将导致联保部队的撤离，从而结束或严重减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进行的非常重要的援助工作；导致在保护区为平民提供的保护的消失；并导致放弃禁区，因为只靠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空中力量是维持不了禁区的。

所有这些将导致冲突的升级和蔓延的可能，给整个区域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因此，西班牙认为，鉴于目前的情况，没有理由采取如此重大的措施。正如我们可以在6月30日接触小组会议的公报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只能把这个措施作为在谈判过程彻底失败时采取的最后手段。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继续无所作为，而是恰恰相反。但是，我们认为，应采取的最适当方针是加紧执行接触小组开始的奖励和惩罚政策。正如最近在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的新行动中看到的那样，这一奖励和惩罚政策已开始收到成效。

欧洲联盟最近的主动行动也反映了这种方式，这些主动行动的目标是继续和加紧孤立波斯尼亚塞族一方，为解决克罗地亚国内的冲突开创新的途径和方式，并促使

前南斯拉夫的这些继承国通过相互外交承认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总而言之，我们并不同意，波斯尼亚塞族方面的反对将阻止波斯尼亚冲突的解决。然而，我们现在不应为我们的分歧争论不休，而是应该保持并加强国际社会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接触小组和安全理事会的框架内所坚持的政策的一致性。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才能以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为这场冲突找到持久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塞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并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为主持安理会11月份的工作而作出的努力。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大使戴维·汉内爵士极其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主席女士，安全理事会面前由贵国倡议提交的决议草案是联合国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放弃了原来的处理办法，而那种办法在战事爆发以来就强调要谋求和保持一个奇怪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之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享有正统性和合法性，但又不得不让帕莱的塞族人保持军事优势。

因此，在深信他们可以逍遥法外并可能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帕莱的塞族一方拒不接受国际社会制订的所有和平建议，其中最近的一项是西方国家联系小组于7月6日提交的计划。这种猜疑的态度加剧了紧张局势。这是特别令人不能接受的，因为随着它出现了单方面违反1994年6月8日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不顾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而对被围困在安全区的平民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事件。

因此，安全理事会于今年9月通过了第942(1994)号决议，其中的一系列措施如果能以有力而可核查的方式予以实施，则将有助于加强对帕莱塞族人的国际孤立。

不幸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冲突的悲剧性历史表明了，无论制裁行动

多么有效,只要是没有决心对抗似乎是侵略者所理解的唯一语言即武力语言,光靠制裁本身是不足以降低侵略者的敌对倾向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如果通过其面前的决议草案,就能作出一种决定性的贡献,如果不是可以迅速和顺利地完成和平进程,至少是可以恢复实力平衡,从而使帕莱的塞族人不敢再做彻底军事征服的美梦。

大会在11月3日星期四审议其项目时在第A/49/10号决议中明确强调指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继续进行侵略的行为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阻碍了和平进程。

大会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履行《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职责,在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合作下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来维护并完全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

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所建议的措施是对大会再次提出的呼吁的回应,而大会的大多数会员国认为,对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当事方不适用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这不会构成一种潜在的范围更广冲突的危险,而是会减轻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自危机开始以来就严重地削弱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其固有的单独和集体自卫权利的能力。安理会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将是特别及时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保护已成为种族清洗受害者的平民。

由于意识到必须面对塞族人侵犯人权以及继续进行侵略的行为。并意识到必须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几个部队派遣国赞成增强该部队的任务,使其成为一种维持和平行动。

在显然是给和平以机会的适当时刻,有人仍然在谈论出现范围更广的冲突的危险。他们这样做,就是在维持现状,使侵略行为永远持续下去,并使帕莱的塞族人继续逍遥法外。

在结束发言时,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并吁请安理会成员予以投票支持,使国际正统性和合法性具有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胜武力和侵

略的手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马来西亚希望对美国在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于1994年9月27日向大会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在安理会提出的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倡议表示欢迎。我们完全支持这一努力,而我们来到安理会这里是要吁请安理会所有成员都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大会最近通过了第49/10号决议,这强调了广大会员国的集体立场,即必须允许波斯尼亚求助于武器进行自卫。安理会成员必须认真考虑大会作出的决定。安理会不能继续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其中包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继续实行武器禁运的影响,剥夺该国固有的自卫权利,而这正是联合国所有其它会员国普遍享有的权利。

谁也不能否认武器禁运事实上只影响到战争的受害者波斯尼亚。安理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甚至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前就采取的这一行动,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保护其本国人民免受侵略和种族清洗的能力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

今天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卫权利进行辩论时,实质上成问题的是生活和生存的权利。《宪章》第五十一条的目的--向各国提供保护以及集体和单独自卫的权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况下遭到了挫败。该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高的。该国有200 000余人丧生;50 000名波斯尼亚妇女遭到强奸;该国成为一片废墟;一个多宗教、多文化社会的期望和价值都已遭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坏。

由于第713(1991)号决议是在该共和国于1992年5月22日加入联合国成为其第170个会员国之前通过的,所以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实行武器禁运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无效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武器禁运是无效而非法的。

虽然安理会的决定阻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保护自己的人民,同时,安理会并没有完全履行《宪章》第24条所赋予它的责任,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以恢复

国际和平和稳定。我们知道,安理会没有充分地实施自己的决议。

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了五国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我国代表团现在坚持,接触小组应通过安全理事会开始执行它所承诺的措施,包括和特别是取消武器禁运。欧洲联盟在上周向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取消武器禁运只能是最后的手段。鉴于波斯尼亚塞族人的顽固和波斯尼亚人遭受的可怕痛苦难道我们还没到达到使用最后手段的地步?

波斯尼亚塞族人对和平计划的拒绝和作为这种拒绝的后果引起的某些措施不能使联合国、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组织)或接触小组脱离寻求和平的政治、人道主义或军事努力。接触小组成员,以及联合国和北约应该加强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协调的努力以使该和平计划提到接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不应该面对一个新的最后通牒:在取消武器禁运从而得到保卫其人民和国家的手段或接触小组通过联保部队或北约继续承诺保护“安全区”之间作出选择。

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接触小组应履行它对取消武器禁运的承诺并且采取其它建设性的措施,如确保联保部队的任务反映增强对安全的关切和建立和平的必要决心。此外,北约可以通过禁区战略在阻止对联保部队和现存或新确定的“安全区”的袭击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虽然有人说如果取消武器禁运,一些向联保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将撤离,但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其它部队提供国表明愿意在这种情况留下来并且提供部队。我们的确认为,联保部队的授权需要向缔造和平方面加强,以对抗塞族正在进行的侵略和对人道主义法律并且和执行各项联合国决议有系统的违反,从而给和平一个成功的真正机会。

有人宣传这样一种论点,即取消对波斯尼亚人的武器禁运将导致更大的暴力升级,影响人道主义努力和威胁“安全区”的概念。我国代表团吁请安理会成员清楚地审查这种论点。正象我们在安理会上所提问的那样,在数千人已经被杀,波斯尼亚

人可怜地挤在避难所，以及他们的领土缩小成几个分开的小块生存地区时，还能想象怎样的战斗进一步加剧呢？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应该被不公正地剥夺第51条所载的固有的自卫权利。大会通过的第49/10号决议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必须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没有道理的武器禁运。现在是其权力和特殊责斥来自于全体会员国的安全理事会采取同类的行动以履行其《宪章》责任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班图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严重局势的辩论再次在一个关键时刻进行。象我上周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所有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的承诺仍然没有实现。侵略者对国际法的蔑视仍未受到挑战。对塞族人的威胁变成了未奏效的虚张声势而已。无数安全理事会决议仍有待执行。

我愿强调我们对7月份五国接触小组所提议的最后一个和平计划的承诺。我们对这个和平计划尚未得到执行深感遗憾。波斯尼亚政府本着和平精神作出了重要让步和牺牲。但是，它的建设性态度和善意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它以极大牺牲的代价所接受的和平计划明确地指出，拒绝该计划的一方将受到惩罚，而接受计划的一方将得到奖励和保护。相反的情况却发生了。在“种族清洗”运动加速以及对萨拉热窝和其它“安全区”的扼杀加紧的时候，我们目睹安全理事会通过减轻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第943(1994)号决议。波斯尼亚人民再次感到十分失望并且认为国际社会背叛了他们。

侵略与反抗占领部队的正义斗争和抵抗不能也不应当相提并论。在侵略和自卫之间保持中立损害合法性和正义感。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所实行的武器禁运明显地违背《联合国宪章》第51条。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们要促请安理会澄清这样一条法律意见，即其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也不应该适用于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共和国。既然安理会在其所有有关决议中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拒绝以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的做法获取领土它就不应该再对一个其存在岌岌可危的国家的自卫权利无动于衷。

在这方面,我们欣见大会第49/1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安理会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并且促请各会员国在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方面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合作。根据这种推理,我们强烈支持美国向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反映了波斯尼亚政府的建设性立场并且指出其执行应该推建六个月。该草案还符合五国接触小组的承诺。大家记得,接触小组曾强调,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继续拒绝和平计划,安全理事会可能不可避免地作出取消武器禁运的决定。我们都知道,塞族人继续拒绝接受和平计划。因此,我们要求五国接触小组的成员遵守其承诺。

令人遗憾的是,仍在向塞族人发出错误的信息。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就议程项目39在大会的发言令我们十分关切。并且在我们等待对塞族人拒绝和平计划作出充分和坚定的反应时,我们却再次观察到来自五国接触小组某些成员的自相矛盾的信号,即应该给塞族方面的新要求以有利的考虑。他们声称波斯尼亚所有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承认所谓自称的“斯普斯卡共和国”与其邻国建立一个联邦的权利。

这实际意味着,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应该有权同塞尔维亚统一。在这方面,还有人企图对构成和平计划核心的领土地图作有利于塞尔维亚人的变更。这些企图是为了提出进一步交换领土并把波斯尼亚东部的飞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接受旨在改变和平计划,从而可能导致肢解波斯尼亚的任何企图。

随着严酷的冬季即将来临,保护被包围城镇和不安全的“安全区”内手无寸铁的人民应该成为头号优先事项。今天萨拉热窝又发生了一场悲剧:七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成为迫击炮攻击的受害者。我必须强调,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为保卫所有“安全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联合国保护部队(联

保部队)有义务为此目的执行其任务。

必须加强联保部队的任务,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处理目前的局势。绝不能让代表我们大家决心的联保部队成为有争议的课题,如有必要,其它国家提供的部队还必须以有尊严的方式调换联保部队。

塞尔维亚和黑山对和平计划的真正意图必须经得起试验。必须迫使该国在国际承认边界内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马其顿。

我还必须重申,我们致力于并支持《华盛顿协定》。大会第49/10(1994)号决议已把这些协定描述为一种全面解决的模式。这些协定所建立的联邦也向塞尔维亚人开放供其参加。的确,这些协定确立了在波斯尼亚实现公正和切实可行和平的各项原则。这些协定还规定了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框架。绝不应允许侵略者破坏这个目标。

我们应该停止给波斯尼亚人提供未执行的决议和未履行的谎言。相反,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有效保护和自卫的手段。应该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始就不合法和无效的武器禁运,以便不再进一步拖延地增加真正和平进程的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绝不能允许目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拒绝和阻碍政策--及其造成的可以理解的挫折--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保持令人不满意的现状不是欧洲联盟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已经建议采取克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顽固立场的一种替代办法。这种顽固立场仍是和平解决的主要障碍。但是,重燃战火的必然后果将是,加剧波斯尼亚平民的苦难、进一步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破坏旨在全国重建的各项国际努力并给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参予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其它机构的人员安全带来更大威胁。另外,存在着进一步推迟实现谈判解决日期的危险。我们要求各方最大限度地力行克制、充分同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保部队合作并停止敌对行动。

现在当务之急是促进联合甚至加强的政治努力,以便为实现政治解决尽量施加最大的压力。如果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仍持抗拒态度,则他们只能被完全孤立并使自己更接近深渊。从我们这方面看,我们必须把焦点集中在备选途径和方法上,以便促进前南斯拉夫的和平事业。因此,欧洲联盟强烈支持把额外因素纳入和平进程。

我们上星期四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在大会发言时曾提议采取更广泛的办法。鉴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对目前前南斯拉夫的局势负有主要责任,它必须为促进在政治解决道路上取得进展作出建设性贡献。如果贝尔格莱德采取进一步重大步骤,以行动证明真正改变在前南斯拉夫的政策,则这将大大增加和平解决的机会。

让我再次表明,我们认为,这一和平方针将要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不接受和平计划时采取以下步骤: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承认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继续核可联络小组的波斯尼亚计划,如果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接受该计划,它将确保均衡对待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实体,包括建立同邻国的平行特殊关系,但不得违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完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核可这项计划,一旦最后落实,即把它作为解决联合国保护下的克罗地亚各地区问题的基础,保持一种有效并经核查的制度,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出口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直到帕莱接受联络小组计划为止;在核查下保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同样限制向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出口的政策,直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有关联合国保护下克罗地亚各地区的计划在落实后为克宁所接受为止。

既使我们都愿立竿见影,但为了使和平计划取得切实可见的理想结果,我们需要一些时间。作出可能有无法估计危险后果的决定来破坏目前进行的密集和平努力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局面,即缩小我们在波斯尼亚制止战争和紧张局势的共同愿望,把焦点只放在解除武器禁运上面。

取消武器禁运的决定仍然必须是不得以的办法。我们继续认为,应当谋求政治

解决,直至使用了所有渠道。我们坚信尚未达到这一阶段。

就秘书长而言,他在1994年9月17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表示认为,取消武器禁运将加深冲突。如一些人所提议,取消禁运,将在根本上不符合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中立和公正。结果,秘书长本人指出这将需要联保部队撤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仍然是对的。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今后数月需要作出决定性的政治努力,为实现接触小组计划所设想的冲突的和平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欧洲联盟仍然致力于维持这一进程的势头。

我们认为,我们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努力目前处于决定性的关头。让我们站在一起充分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紧张的和平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文莱达鲁萨兰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莫明先生(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文莱达鲁萨兰国认为今天辩论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是否有权保卫自己及其主权领土?

我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文莱达鲁萨兰国经常重申其观点,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边界是不可侵犯和受到国际承认的,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1992年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时这些边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对该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不仅违反了国际准则,而且也违反了本机构的《宪章》和原则。

塞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入侵早已进入第三年。尽管国际社会反复提出警告,尽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存在,该国许多地区仍然受到塞族武器的威胁,其首都仍遭围困。

事实上,国际社会迄今未能结束波斯尼亚人的苦难。接触小组事实上也未说服塞族同意和平建议。我们认为这证明塞族打算继续侵略和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

那主权。

我谨在此指出,我们认为不应把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是针对前南斯拉夫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所有有关和感兴趣的方面,采取果断行动并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供它所需要的保护。我们必须允许波斯尼亚人获得《宪章》第51条规定的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禁运。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出如果塞族在6个月内不接受和平计划再取消禁运,这向塞族领导人表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愿意妥协。文莱达鲁萨兰国认为,这向塞族提供了一次考虑对这一妥协作出积极响应的机会,以找到这场冲突可被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赞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男女们所作的努力。冬天将临,波斯尼亚人民非常依赖他们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将继续帮助减轻痛苦。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的观点,波斯尼亚在其国际承认边界内的独立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其人民已成为继续蔑视国际上接受的原则的侵略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必须允许波斯尼亚人以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保卫这些边界,因为迄今为止的和平倡议不为侵略者接受。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祝贺你非常有效和庄重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审议。我也谨向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深表赞赏,他出色地领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们欢迎美国为了取消绑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手脚的禁运提出的倡议和所作的有意义的努力。安理会在此开会不仅仅是对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呼吁作出响应。安理会开会也有一个实际目的:重申并批准大会仅在5天前,1994年11月3日通

过的决议，该决议鼓励安理会适当考虑免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的武器和军用设备的禁运，这种禁运最初是1991年9月25日安理会第713(1991)号决议实施的，正如上述大会决议序言部分第8段所进一步指出的那样。

两年来，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表明的立场基本上以法律为依据。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全理事会从来不打算将第713(1991)号决议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全理事会或任何其他法律权威机构的决议都不能取代或以任何方式限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依照《宪章》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载明的关于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

所以，如果有证据表明继续实行禁运将导致种族灭绝，那么，这种禁运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即使安全理事会不作出决定来解除侵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卫权利的禁运，没有任何一项要求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武器禁运的安理会决议可以正当地适用于该共和国，每一个会员国，包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会员国，在法律上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运送武器。

安理会某些成员表示反对解除这种不公正、非法的禁运，并试图让我们相信，解除禁运会对和平进程产生不良影响。

认为对波斯尼亚塞族进行政治孤立就足以对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无疑过于乐观，因为经验证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非法禁运已产生灾难性后果。他使波斯尼亚塞族更敢于蔑视安全理事会和联系小组。因此，9月23日安全理事会表示，它对联系小组的领土解决计划感到满意--该计划已被除波斯尼亚塞族外的各方所完全接受--并强烈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拒绝接受该计划，同时要求它无条件地全面接受。

但是，正是禁运阻碍了和平进程的任何进展。显然，禁运的继续促使该方信奉侵略和讹诈，继续束缚侵略受害者的手脚。而侵略的受害者除极少数例外的情况外，没有犯下战争罪行。侵略者和侵略受害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尤其是因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70%的领土在侵略者控制之下。继续禁运不会导致在实现和平和正义方

面取得进展。即使往最好的方面看,其结果将是维持不幸的现状。维持现状必然会维持不公正并支持我刚才谈到的占领大片波斯尼亚领土的侵略者。

解除禁运并不意味着要使一方的武器装备超过另一方,而是意味着使双方的武器装备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无疑会加强和平进程。这几乎肯定将确保波斯尼亚塞族决定重开他们已关上的大门,回到谈判桌上来。

最后,我国代表团已在安全理事会仔细地评估了目前的局势。我们对成功的可能性不感到很乐观,例如是否有足够的赞成票,使安理会放弃一种缺乏可靠法律基础、只加强侵略者力量的立场。我记得,德国常驻代表在刚才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时指出,解除禁运是其他所有渠道都用尽后的最后手段。

应指出,如果波斯尼亚塞族继续蔑视安全理事会、企图肢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安理会将再度审议同一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斯洛文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蒂尔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和其他发言者一样祝贺你担任本月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从许多方面来说,目前仍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我们深信,你的智慧、承诺和外交才干将确保安理会成功地处理眼下正在处理的局势。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王国大使戴维·汉内爵士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十月份的工作。

仅几天前,大会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斯洛文尼亚支持这项决议,认为这是旨在帮助实现和平的重要努力。此外,斯洛文尼亚自从战争的最初期以来一直十分关心恢复欧洲该地区的和平,并为此目的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请允许我只提一下1992年和1993年斯洛文尼亚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安全区提出的建议以及在为防止萨拉热窝被围困而采取有效国际努力之前斯洛文尼亚政府于今年2月提出的“四点呼吁”。

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今天讨论的局势，尤其是因为国际社会及其各种机构，包括联合国到目前为止未能阻止战争和开创和平的前景。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确定冲突的特点方面缺乏一致性。只有对局势进行现实的评估才能为确定充分的补救办法提供必要基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既不是一场宗教或种族冲突，也不是一场内战。它一开始是对一个公认的主权国家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那以来一直是一场领土扩张的战争。

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性质所在，这明显反映在它最令人恐怖的特征之一中："种族清洗"，这种做法已达到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地步。"种族清洗"被当作夺取领土的一个手段，以最终建立"大塞尔维亚"。种族清洗不是一个偶然的后果，而是一个预先计划的战争工具。

的确战争目前已日益复杂，各方在冲突中都犯下了暴行。但是，它原先作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面对侵略势力时，没有使用武力的决心和意愿的外交是毫无结果的，这已是常见的事。不幸的是，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的国际外交行动往往缺乏此类决心。结果和平努力未能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受到嘲弄。因此，在而年多不成功的参与后，联合国的形象仍然受到不利影响，它的信誉也受到损害，尽管它作出了勇敢的人道主义努力。

的确，没有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许多人道主义组织的参与，波斯尼亚的悲剧本来会更加严重。目前为保证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所作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赞扬和积极支持。然而，人道主义援助不能代替有效的政策。此外，很显然光靠人道主义援助不能保证使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准则得到充分的尊重。

我现在要谈谈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停止敌对行动和建立和平的必要条件。

今年三月缔结的《华盛顿协定》和由此产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之

间的合作恢复了这样一种希望,即适当的国际援助能够对武装冲突的政治方面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此种政治影响对于改变实地的军事现实,开辟通向解决冲突的道路的努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接触小组的努力将促进终止武装冲突,并为实现具有基本正义要素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法的要素是: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难民自愿返回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归还通过"种族清洗"和使用武力夺取的领土和财产。

应该再次强调,如果不彻底扭转"种族清洗"和使用武力的后果,任何和平安排都不可能持久。

此外,不能实现这种扭转可能对其他潜在的侵略者发出明确信息:他们的侵略行为不仅可能会不受惩罚,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处。

接触小组今年8月提出的和平建议可能成为今后和平解决办法的参照点。然而,这一潜力还未变成一个有效的进程。波斯尼亚塞族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屈从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压力。这要求联合国根据《宪章》的规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此必须考虑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与武器禁运有关的措施。

必须牢记,禁运是1991年在前南斯拉夫依然存在的时候对这个现已解体的国家实行的。然后,1992年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中禁运扩大到前南斯拉夫的继承国。当时存在着对那些从南斯拉夫的废墟上崛起的国家的恐惧和偏见,南斯拉夫当时正走向完全解体。自那时以来,对前南斯拉夫每个继承国来说,几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前南斯拉夫不复存在。早就应该进行一次充分考虑到每个继承国新的现实和不同情况的辩论。

有很多理由继续实行武器禁运,作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号决议和其后有关决议所实施的制裁的一部分--我强调作为"制裁的一部分"--直到实现取消制裁的条件。

另一方面,有必要承认不应对进行合法自卫,也就是行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固

有权利的那些人实行制裁。如果让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职能以有害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固有自卫权利的方式在有选择性的基础上发展，那的确将是非常不幸的。整个集体安全概念的基础是自卫和国际行动相互补充，以便为各国的存在及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提供有效的保护。

最后，至于斯洛文尼亚，完全没有理由继续实行武器禁运。我必须非常清楚地阐明这一点，因为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所作的一个发言显示，一些有关的事实并非一直得到充分理解。我国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参与几年前导致实行这一武器禁运的武装冲突。我再说一遍，这一禁运是对自那以来不复存在的前南斯拉夫实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仅应该，而且有必要声明，第713(1990)号决议第6段和第724(1991)、727(1992)和762(1992)号决议的有关段落不再适用。

我们理解，举行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为了使联合国会员能够就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的局势应遵循的行动方针全面交换意见。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它们将促进这项真正的集体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文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加拿大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卡什盖德先生(加拿大)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大韩民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柳钟河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感谢你让我参加今天的安理会会议。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11月份主席，这使安理会掌握在最可靠最干练者的手中。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戴维·汉内爵士成功完成他在10月份的主席职务。

我相信我11月3日在大会上的发言中足以清楚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看法。然而,鉴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和至关重要性,我认为值得简要地阐述我们对与安理会的宗旨直接有关的那些方面的立场。

引起我们直接关注的,是免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问题。我们来自一个具有兄弟相残和民族分裂的痛苦经历的国家,非常清楚流血如何妨碍后来的和解努力。在波斯尼亚已流了太多的血,太多人的基本人权被践踏。任何进一步的悲剧都会使国际社会在该区域实现谈判解决的努力根本无效,并使波斯尼亚和平实际上毫无希望。

我国代表团完全理解并同意国际社会特别是部队提供国的担忧,即取消武器禁运将使局势更严重,并严重影响到该区域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这些是我国政府在对去年大会第48/88号决议表决时弃权的原因。

然而,今年我们根据几个新的因素而改为投赞成票。我们去年之所以在有关取消武器禁运的决议上弃权,只是希望国际社会的努力会改善波斯尼亚局势。我们都持有的这种希望,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安理会通过众多决议和发表众多声明,波斯尼亚人民的痛苦并未停止,波斯尼亚也未恢复和平。大韩民国认为,迄今未能确保该区域和平的国际社会,负有道德和政治义务,应对波斯尼亚人民关于其生存的合理关注作出反应。

我国政府还注意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出把取消武器禁运的要求限制为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即对取消禁运的有效执行延期六个月。大韩民国政府赞扬这一表示,认为它是实际明智的步骤。我们认为,波斯尼亚政府表现出的灵活性,应被国际社会认作是其和平意图的表现,并因此受到奖励。

去年未出现但却可促进尽早解决问题的有关波斯尼亚局势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今年8月决定断绝同波斯尼亚塞族的联系并关闭它与塞族控制地区的边界。大韩民国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忠实履行其承诺。

历史告诉我们,以野蛮军力夺取的政治优势是不能持续的。大韩民国敦促冲突

各方放弃把使用武器作为实现和平的手段。特别是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必须意识到,波斯尼亚塞族人只能通过接受谈判解决而实现真正和平与福祉。大韩民国敦促它们无条件全部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同时,应让联合国保护部队享有完全行动自由并可进入问题地区。

关键是国际社会应积极着手减轻波斯尼亚人民的痛苦并促进在合作与真正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谈判解决。大会于11月3日通过的决议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这一点上,我仅强调,我国政府赞同的这项决议并非意味着这是一种加剧波斯尼亚武器竞争的步骤,而是旨在结束武装敌对并加速实现和平。如果塞族部队不在六个月期间内接受接触小组和平计划,就没有理由期望他们愿在六年内接受。

有时候具讽刺性的事实是,一方对另一方进攻的反应不足,只会引起更多的进攻和冲突。剥夺侵略者对军事胜利的希望,可意味着对话的开始。国际社会必须对波斯尼亚塞族施加更多压力,我们认为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前景,是现有针对塞族顽固态度的最有说服力的武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克罗地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允许我首先同其它代表团一道,欢迎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并祝贺你的前任上月份以干练方式领导了安理会。

我们今天在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时,必须再次提醒自己注意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整个危机的根源及其后果,以免因为要找到迅速办法造成的压力迫使我们接受缺乏道德和法律实质的答案,从而不仅削弱本组织的信誉,而且削弱公认的国际行为和利益准则。

我们必须指出,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怀有巨大的领土野心国家的不幸行动,以及该国利用其强大军事优势并利用其边界之外的其同一少数民族作为代理人,以实现这些目标,这场危机本不会发展。在该进程中,该国占领了一国的70%及另一国的25%的

领土，在一场不下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集中营、强奸和驱逐的行动中造成200 000多无辜者丧生。

我们还必须借此机会回顾国际社会在有关该危机的政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例如制裁制度，并提醒我们不要在继续谋求该地区适当的力量平衡以及对这种不幸后果负有责任的国家甚至拒绝在名义上改过的时候破坏成功来实现令人质疑的短期目标，改过的方式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各继承国之间，按国际社会的呼吁，在各自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相互承认。

对于这场危机的解决，我国政府一直赞成基于由国际社会从中安排并通过使用公认外交机制、国际法及有关联合国决议并结合令人可信的威胁使用武力而执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目标的政策。克罗地亚将继续支持该政策，同时寻找可予以加强并扩大成功可能性的机制。

然而，作为此种政治解决和公正持久和平的前提的力量均衡一直未能因国际社会迄今采取的措施得到实现。目前在该地区存在的不平衡应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这种不平衡可能成为一场耗费更大的战争的前导；现在应采取新步骤将其纠正。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不均衡清楚地反映在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对接触小组为该国提出的领土方案表现的令人吃惊的傲慢及其对巴尼亚卢卡和比耶利纳平民继续采取的行动，更不用说其对安全理事会宣布的安全区的持续围困和对人道主义援助运送的日益增加的阻拦。安理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及波斯尼亚塞族一方方面再没有让步的余地。它必须筹划新的机制以在该国实现和平。这种机制之一应包括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武器禁运。

我国政府认为，解除武器禁运不是走向战争而是向和平跃进。它将促使我们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和可取的均衡。在各方与各国之间建立并维持一种力量均衡有着永久的历史，并在促进和平、阻止战争方面有着经证实的效力。正如我们在本会议厅曾指出的那样，冷战从未变热证明了建立和维持一种必要的力量均衡的好处。

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一样,克罗地亚的局势已变得令人不安地不可接受。我国政府与国际社会进行的三年全面合作的结果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对克罗地亚的四分之一领土的事实占领。万斯计划和几乎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仍未得到实施,原因是南斯拉夫军队残余分子和在克罗地亚被占领土的贝尔格莱德块傀儡当局的一贯阻挠和拒绝。他们显然尚未得到必要的外部压力,这是国际社会所施行的必要压力,以替代剥夺我国政府自己施加压力的权利。在克罗地亚的不平衡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样,国际社会必须找到新的机制,以纠正这种不平衡。

为此,我们特别欢迎安理会将审议的决议草奚初稿序言部分第八段的内容,该段写道:

> “还确信,克罗地亚塞族当局继续拒绝执行联合国克罗地亚维和方案及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主要内容使人们对向克罗地亚共和国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禁运的继续执行产生疑问。”

鉴于决议草案初稿将解除武器禁运推迟六个月,以及克罗地亚被占领土局势的全然不可接受和预计中接触小组为这些领土提出的方案等事实,那么使克罗地亚政府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一道在六个月后也有资格享受解除武器禁运的益处是合乎逻辑和必要的;这与决议草案初稿第一段中概述的无条件接受的原则相一致。

克罗地亚在该地区建立和维持必要力量均衡的重要性是不能被忽视或削弱的。正如我们上周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在波斯尼亚的必要均衡不可通过避开克罗地亚来实现。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曾在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仅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本身在该地区实现必要的力量均衡大概不可能。我们必须忆及,波斯尼亚塞族一方与南斯拉夫军队是由欧洲第四大军队的剩余部分强化组成的。

安全理事会在三年多前的1991年9月25日的第713(1991)号决议中,在其外交部长要求下,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实行了武器禁运;这位部长提及下述原

则：

“所有国家自由决定其自己未来的主权权利”。(S/PV.3009，英文第6页)

从那时以来，该会员国已不存在，新的继承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安全理事会既已选择对该会员国的主权要求采取积极行动，那么它也应对这一前会员国的继承国的主权要求使用同样规则。

这位外交部长在其政府决定的后果上大错特错。然而，安理会不应无限地使这一严重错误持续下去，而应认真考虑解除禁运的决定如何能够有助于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必要的力量均衡；因为这种均衡肯定会对所有拒绝国际社会提出的公平与公正和平的人产生决定性影响。

解除对代表着接受接触小组领土方案双方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武器禁运应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正如欧洲联盟主席7月6日关于奖惩的文件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如果这在当时是一种明智的机制的话，目前不应有所不同，六个月后当然也不应有所变化。这后一个时间还应允许建立一种合理机制以便在克罗地亚，乃至在整个区域实现必要的平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克罗地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并相信，你的领导才能将有助于安理会工作取得积极结果。我还要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戴维·汉内爵士表示敬意，他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十月份的工作。

今天的辩论是继大会通过孟加拉国作为共同提案国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第49/10号决议之后进行的；这对全面推进各种补救方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协助各方实现一种公正可行的谈判解决，这种解决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恢复和平并同时在其国际承认的边境内维护其领土统一和完整。

而现实与这种期望相去甚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70%仍被占领。

首都萨拉热窝和其它城市仍处于围困当中并遭受缓慢的窒息。安全区和禁区常遭无端的攻击和狂轰滥炸。侵犯无辜平民的人权屡屡发生。具有种族灭绝规模的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背仍在继续,而很少作出努力制止或减轻"种族清洗"的罪恶作法;甚至现在象巴尼亚卢卡和比耶利纳这样的地区也仍在继续。

没有人能够怀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真正悲剧从一开始就是一心追求有系统地肢解该国的目标,以为"大塞尔维亚"事业服务。因此,尽管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受了接触小组的和平建议,但联邦共和国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可能的残余支持使人十分怀疑,因而有必要对边境进行严密的监测。

这对支撑国际社会对真正改变态度的信心几乎没有用处。塞尔维亚和黑山尚未表现出可信性,承认现在成为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前南斯拉夫各继承国,或者实际上尊重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它还没有确立其诚意来制止侵犯人权行为或者同已经设立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合作。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种状况蔑视了理性、合法性与道德准则,而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嘲弄是,尽管明确承认塞族在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但却对较弱的一方实施了单方面的武器禁运。使这一点更难以解释的是,为实施这种禁运而辩解的任何理由都没有得到确凿的证实。这没有加强但却破坏了和平进程。这没有遏制战争或帮助保护平民。这没有制止但却鼓励了侵略,造成了肢解和占领。最重要的是,这是导致实行作为战争工具的"种族清洗"的主要因素。当然,应该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为在这一遭受蹂躏的国家恢复某种正常状态并促进人道主义援助所作的真正和勇敢努力的范围内和背景下来认定和衡量所有这一切的严重性。

也许最大的讽刺是,尽管存在这种不平衡和实施了不公平的禁运,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接受了联系小组的和平建议,而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拒绝和平建议。

已经证明,对波斯尼亚塞族的让步被解释为是软弱的迹象,这正在遭到充分、持久和有计划的利用。关键问题是对塞族保持持久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安理会的信誉就会受到怀疑,和平计划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孟加拉国认为必须在两

个关键领域采取补救方案。

首先,取消武器禁运充分符合《宪章》第五十一条下的特权,该条保证所有会员国负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我们欢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出的妥协方案,即在塞族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之前,在法律上解除武器禁运,而实际实施推迟至多六个月。这仍然是最关键的施压点。

其次,联保部队的人员数量、任务和部署地区必须得到加强和调整,以便对抗塞族的侵略,实现全面停火,制止和遏止违反人权的行为,监测边界防止运入违禁品,保护"安全区"和禁区,加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确保联合国人员的通道,最重要的是支持和促进和平进程。

我们期待和希望安理会将在这方面采取果断、有效和一致的行动。不止两年半已经过去了,而死亡人数、破坏程度、人民的悲惨和苦难是前所未有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享有已经遭到剥夺的和平与公正的权利。对塞族的压力决不应减轻而应加强。我们认为解除武器禁运是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的必要一步,因此我们充分支持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和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决定考虑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武器禁运的想法。我们希望这一行动这次将会产生切实结果,有益于正义事业、法治和文明,以便维护波斯尼亚手无寸铁的人民。

自从安全理事会根据第713(1991)号决议对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实施不公正、非法、不道德和不切实际的禁运以来,漫长的两年半已经过去了,该国几乎遭到了全面破坏,其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苦难。这项决议的实施并未实现其表明的和平与稳定的目标。相反,它有助于鼓励和加强侵略者,并使允许进一步犯下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罪行的情况永远存在下去。另一方

面，禁运削弱了受害者，解除了其武装，束缚了其双手，剥夺了其《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固有的自卫权，并且实际上试图迫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在胁迫下停止抵抗和向侵略者投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伊斯兰与非伊斯兰国家代表团在任何安全理事会认为可以合适地向联合国一般会员国打开大门的时候，都一贯强调对一个在通过第713(1991)号决议时不存在的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绝对法原则，而且还产生反作用，导致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军事不平衡，并必然导致塞族扩大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使侵略升级和永远存在下去。

谁对过去两年半中杀人、肢解躯体、强奸妇女、把儿童与父母隔离开来、毁坏家园、希望破灭以及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受损负责?在侵略者有办法获得比其能够使用的还要多的武器的情况下，继续对受害者实行武器禁运显然肯定不是正确的做法，因此本来早就应该提出、审议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国际社会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对未能聚集起意愿、决心和资源来超越某些会员国目光短浅的国家利益以便制止塞族的侵略和维护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负责。安全理事会负有更大责任的是，缺乏道德权威、诚实和诚意来承认其未能负起《宪章》规定的义务，因而未能给受害者松绑，以便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至少能够自卫。

今天，全世界的目光，特别是无助的波斯尼亚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安理会及其15个成员的立场上。安全理事会正处在一个它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历史性关头。它有机会通过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免受第713(1991)号决议规定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禁运的限制，来恢复其受到损害的道义和法律权威。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也可以选择挫使取消武器禁运的提议失败，从而维持波斯尼亚的罪恶现状，并且实际上使自己失败。这种选择是不会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这样的选择将是昧着良心的、不明智的和有悖常情的，并且，说得客气一点，将

是不策略的。

我们对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武器禁运将是万能良药不抱有任何幻想。但是,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义务立即结束目前事态,因为这一事态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精神以及国际法的普遍准则。这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此外,与那些反对取消武器禁运的人提出的理由相反,这样做将是一个明智的步骤,是一个将增加和平进程成功机会的明智的策略行动。取得武器禁运提议的反对者们说,这样的行动将破坏和平进程,使冲突升级,并妨碍人道主义努力,他们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取消武器禁运将在军事上加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在它和塞族侵略者之间取得力量平衡。塞族人将首次意识到,他们继续侵略和实现其非法目标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塞族人通过政治办法,而不是在战场上来解决问题是符合逻辑的。因此,取消武器禁运将实际上产生一种有利于和平进程的心理和现实气氛。

大会通过了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第49/10号决议,该决议鼓励安全理事会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免受武器禁运的限制,这又一次表明了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

当然,不用说,在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武器禁运的同时,还应采取若干其他步骤。必须在缔造和平方面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并明确规定其任务,以防止其军事指挥官超越权限并误入政治决策领域,对于这样的必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份。我们认为,联保部队军事指挥官及其政治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中间区域一直起着有害的作用,并被侵略者加以利用。

联保部队如果想要能够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执行其保护安全区的任务,就必须得到加强。我忆及,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内的若干国家已主动提出为联保部队提供部队。安全理事会应该愿意重新考虑这些提议。

安全理事会今天审议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问题的会

议是对安理会的一次考验。其成员的半心半意的努力将不会带来成功的结果。现在迫切需要超越国家政治,以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今年9月27日在大会提出的折衷提议为基础,通过一项决议,从而开始严肃和真正的和平进程。

最后,我要回顾今年9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最后公报》。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该公报

> “重申安全理事会第713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适用,并呼吁安全理事会确认这一点。”

该公报进一步指出:

> “如果安全理事会没有确认,伊斯兰国家组织成员以及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得出的结论是,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的会员国可以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提供自卫手段。”(A/49/448,附件一,第40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首先衷心祝贺你担任1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在这个月中,许多敏感和复杂的问题需要你进行目光锐利的分析和敏锐的判断。我确信,象你的得到我赞扬的杰出的前任一样,你将英明和富有成效地履行主席职责,在国际社会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正在发生的悲剧所承担的义务方面尤其如此。

在煞费苦心地控制一场威胁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根本生存,使其人民蒙受最严重的蹂躏和痛苦的危机的事态发展方面,安全理事会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已探索了许多途径,制订了一整套措施,但在顽固不化的霸权和征服战略面前,所有这一切证明是有限的。占少数的塞族民族统一主义者似乎已决心长期坚持顽固和极端主义立场,并确信国际社会将逐渐习惯于既成事实,继续迁就越来越过分的非法要求。

安理会实行的制裁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安全区和禁飞区没有保证使被包围的

居民得到渴望的保护。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和所冒的风险没有结束既定事实政策,该政策是对国际社会为支持一个联合国小会员国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可信性的严峻考验。

已动员了许多抱有诚意的人为寻求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进行不懈的努力,虽然这项努力甚至令人不安地显得对最弱的一方施加了不适当的压力,并巩固了当前的力量对比所产生的现状,但仍未导致实现持久和可靠和平与稳定的合理前景。甚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本着牺牲精神和责任感所接受的今年7月的领土安排,也遭到了断然拒绝,调解者们自己也清楚看到了这里面的危险含义。

现在很明显的是,谋求谈判政治解决的工作已陷入僵局,而维持现状的办法既不可能也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这种僵局形势应由谁来负责是完全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形势完全表明了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所具有的不合时宜的无理性质,而禁运的影响不恰当地剥夺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行使其固有自卫权利的手段,但却没有向它提供适当的国际保护,因为侵略者一向依靠着无限制的武器力量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告诫或禁令的阻拦。

事实上,将武器禁运扩大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做法根本是毫无道理的。有些人以现在已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些特殊历史事例来解释这种扩大禁运的做法,但是现在十分明显的是,塞族少数派正在指望持续不断地削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抵抗力量并指望联合国最终不再参与这一事项而使它能为所欲为,因此这种扩大禁运的做法更难以想象。

因此现在时机已到,应该公平对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承认其合法与基本的权利。

现在安理会必须取消某些对和平事业十分不利的禁令,因为被侵略者视为优柔寡断和无能标志的一种约束已使国际社会变得无能为力。

现在时机已到,安理会应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理由充分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真正地推动所有的人都支持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到来,推动那种能使国际

社会对不可侵犯的价值和原则的承诺增光的和平，从而使即将到来的六个月成为一个受尽苦难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根据会议早些时候的决定，我现在请乔基奇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基奇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的会议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强调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出现新的事态发展之后所产生的局势的严重性以及自内战开始以来安理会处理危机的办法极为不妥之处。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严重性及复杂性决不能成为一种理由，使某些国际因素一再滥用大会及安全理事会以便追求其本身的利益并由此为在该区域实现公正持久和平制造更多的障碍。

自冲突一开始以来，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若干重要成员就采取了偏倚的立场，即没有考虑到组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三族人民--穆斯林、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完全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立场。国际社会选择了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违反宪法脱离南斯拉夫而成为独立国家，却无视了希望仍然成为南斯拉夫组成部分的塞族人民的合理的宪法权利。承认由穆斯林统治的政府为所有三族人民的合法代表，这就确认了对波斯尼亚三族人民采取了不平等的态度。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安全理事会以片面的方式行事，将所犯的任何暴行都完全归罪于波斯尼亚塞族人一方，同时却故意无视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犯下的同样的罪行。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安理会令人不能接受地容忍了最近穆斯林方在克罗地亚部队大规模援助下发动的大规模破坏停火的行动以及进攻行动。为了在萨拉热窝和比哈奇地区提供武装并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不断侵犯禁区的行动、在伊格曼山地区残暴地屠杀塞族士兵和护士的行径以及在向库普雷斯和波斯尼亚克鲁帕发动进攻时犯下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和暴行，都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反应。

如果安全理事会继续以这种方式行事，它不仅会冒有丧失其信誉危险，而且也要

为内战逐步升级并可能影响整个区域承担全部责任。

最近一次穆斯林发动的进攻证明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内战一开始时就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极端主义的穆斯林领导人一意孤行地要从事战争,以期实现其建立一个统一的由穆斯林统治的国家这一长期追求的目标。

尽管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及其民主行动党在口头上要求维护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他们却从未脱离过这些目标。可以明确证实这一点的,是继续不断地在努力使波斯尼亚社会伊斯兰化。这种政策是虚幻的,因为它对组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另两族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它也是爆发悲剧性内战的主要原因。

可明显看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族人民的态度本质上不平等的事实是,十分强调了要建立一个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并保证有权与克罗地亚建成邦联关系,但联络小组却仍然没有明确公开地承认波斯尼亚塞族人有权建立一个能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建立关系的平等的实体。如果不充分考虑到所有三方的平等合法利益,就不会有公正持久的办法来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危机和内战。

不幸的是,实地的最新事态发展明确地证实了建立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的主要原因为--是建立一种反塞族的军事联盟,而其最终目标是完全不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塞族人享有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最坚决地谴责内战不断升级的情况,认为这种情况是穆斯林一方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部队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常规部队单位的支持下蓄意大肆破坏停火协议的直接结果。联邦政府表示极为关切包括联络小组一个成员国在内的某些国家公开支持这种肆意违反停火的行为,这是很不幸的。这种行为是对和平的蓄意打击,也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的企图。

要求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取消武器禁运并且对波斯尼亚塞族人进行进攻性空袭只能导致冲突十分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升级,从而增加冲突扩散到毗邻区域的危险。

取消武器禁运肯定会使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主要部队撤离该区域并且将无疑地使剩下的联合国部队呆在位于内战的穆斯林一方,这违背所有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虽然人们都十分清楚,穆斯林一方正在得到大批武器,特别是在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成立之后,但是全面取消武器禁运一定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联合国秘书处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最近有关增加波斯尼亚地区的打击目标的协议全部针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尽管穆斯林一方不断地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安全区的决议。虽然联保部队最近要求北约组织对进攻联保部队和违反安全区制度的各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北约组织在美国的坚持下却断然拒绝这样作。美国一直公开站在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一边,从而鼓励他们坚持采用军事选择。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不断地投入努力,以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实现和平和通过谈判的解决。它坚信波斯尼亚危机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和平的解决办法,在这场内战中不会有胜利者。南斯拉夫愿意接受交战各方在根据完全平等和尊重所有波斯尼亚三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商定的任何解决办法。因此,它时刻准备在通过有关各方谈判解决所有未决问题后,承认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

人们可以忆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支持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和平计划,包括接触小组最近提出的计划。我国政府要求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表现出灵活性并且对接触小组的建议采取明确和积极的立场。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被诬控卷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对它抱有领土野心。最近的大会第49/10号决议重复了这种指控,虽然南斯拉夫多次声明并且在1992年4月27日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议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它对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各共和国不存任何领土野心。正如人们所熟知和秘书长所确认的那样,自1992年5月以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没有南斯拉夫的士兵。

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对南斯拉夫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这样责

任重大的论坛反复地出现。大会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最近决议便是这种情况极为明显的例子。它包括完全无法接受的指控：声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且谴责它违反人权和少数民主权利和破坏国际法。有关“塞尔维亚和黑山”集中营和拘留所的说法完全是荒唐和愚蠢的。它们的明显目的是混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态的真象，以支持塞族人对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领土，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预先确定和单方面责任的说法。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多次邀请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访问南斯拉夫，亲自核查这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深信，接触小组的计划和和平进程的继续是结束危机和确立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唯一合理和可行的途径。南斯拉夫呼吁内战各方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并且严格地遵守停火协定。它还呼吁其它会员国不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破坏停火的内战各方，反对战争升级并且支持和平进程。

迄今为止为寻求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险所采取的方法明显是无效的。紧急和无条件地取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一切制裁将为早日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创造条件。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吁请安全理事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中放弃偏袒一方的作法，以利于紧迫地结束战争并且为全面、和平与通过谈判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整个地区的危机创造有利的条件。

关于在这次辩论中的一些发言，我谨作以下的评论。我国代表团坚决驳斥某些代表团错误和恶毒的指控。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十分严重；安理会不应被操纵，以满足某些国家国内和政治宣传的需要。那些再次选择进行这种指控的国家因而明显地表明，它们实际上不在力争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解决。相反，通过不断地主张取消武器禁运，进行空袭，甚至进行全面干预，这些国家代表团在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和内部战争进一步升级。

正象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其它场所反复指出的那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或通过威胁和惩罚一方,而同时鼓励另一方继续进行挑衅和军事进攻实现。波斯尼亚危机的唯一解决办法一直而且必须是通过谈判的政治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时间已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我打算宣布会议暂停,明天,11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复会。

下午9时会议暂停。